

中国知网收录学术集刊

外国语言文学

第 8 辑

*Collected Essays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Volume VIII*



主编 张 叉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四川大学出版社

外國語文論叢

第 8 輯

Collected Essays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Volume VIII

学术顾问（按音序排列）：曹顺庆（四川大学）

董洪川（四川外国语大学）

辜正坤（北京大学）

黄维樑（香港中文大学）

Svend Erik Larsen（丹麦奥尔胡斯大学）

Subha Chakraborty Dasgupta（印度贾达夫普尔大学）

原一川（云南师范大学）

张连仲（北京外国语大学）

主 编：张 叉

副主编：康军德 杨 斌

编 委：[美]Aaron Lee Moore [英]Harry Michael Pollard

刘承宇 段 成 李成坚 陈 达 李 萍 王朝晖 王维民

廖 红 骆海辉 邹威华 罗 苹 雷昌秀 范雨涛 唐 磊

郭筱磊 张一凡 邱 华 董治章 廖 星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周 洁
责任校对:吴近宇
封面设计:米迦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语文论丛. 第8辑 / 张叉主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7-5690-2254-4

I. ①外… II. ①张… III. ①外语教学—教学研究—文集 IV. ①H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87991 号

书名 外国语文论丛 第8辑
Waiguo Yuwen Luncong Di-ba Ji

主 编	张 叉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2254-4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30
字 数	54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 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 (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 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 <http://press.scu.edu.cn>

序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记得大概是在2011年4月的一天，我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外国语学院大楼的二楼走道上看到应邀前来参加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的张叉教授，我们站着聊了几句。此前，他用快递给我送了一本他主编的《外国语文论丛》第4辑，所以自然想到了他主编论丛的事情。我告诉他说，论丛办得还不错，应该继续办下去，他回答说，他也有继续办下去的想法，并希望我继续帮助他。据我所知，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学者，言必行，行必果。不出我所料，这几年，他主编的论丛又出版了第5、6、7辑。2017年4月的一天，我又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外国语学院大楼的二楼走道上看到他，他也是应邀前来参加这里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的，我们又像上次那样站着聊了几句。当天晚上，我收到他给我写来的一封电子邮件，说他主编的论丛第8辑马上要出版了，并热情邀请我为他写一篇序。我当即给他写了一封回信，表示很乐意为他写序。

我之所以乐意为张叉教授主编的这辑《外国语文论丛》写序，是因为在他身上有某种可贵的精神。他办论丛，既没有依托任何大专院校，也没有依托任何科研院所或者学术团体，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他是以个人名义来办论丛的。说实在的，办论丛是赚不到钱的，相反，还要倒贴，而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是很讲实惠的，我说的实惠主要指经济实惠。很多人唯实惠是图，有实惠的就干，没有实惠的就不干。在这种不良的风气之下，他还能够坚持以个人之力把论丛办下来，这是十分了不起的。他的身上体现出了不计得失、积极进取、坚忍不拔、愈战愈勇的精神，这是一种难得的、可贵的精神，我们应该予以鼓励。

我之所以乐意为张叉教授主编的这辑《外国语文论丛》写序，是因为他的办刊眼光越来越宽广。我注意到，论丛的第1、2辑所收录的文章全部

是四川省内的作者撰写的，其中，主要是四川师范大学的教师撰写的。第3辑收录了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刘承宇和助教丁泓棣撰写的文章“Trilingualism and Trilingual Education of Yi Students in Southwest China: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托德·汉森（Todd Hanson）撰写的文章“Explorations of the Roles of Expatriate English Teache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香港教育学院助理教授高宝玉撰写的文章《香港小学英语教学与英语老师之专业发展——代名词教学案例》，香港教育学院国际教育与终生学习系教授鲍勃·亚当逊（Bob Adamson）教授和安妮汤小燕（Annie Tong Siu Yin）撰写的文章“Mind the Gap: Content, Pedagogy and Assessment in English Language Arts in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里海大学英语系教授彼得·格兰特·贝德勒（Peter Grant Beidler）博士撰写的文章“Teaching Backward”，一下子把论丛的用稿范围扩展到了省外、国外。论丛的第7辑所收录的文章有荷兰乌特勒支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前会长杜威·佛克马（Douwe Fokkema, 1931—2011）撰写的“Foreword of *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的汉译文章《曹顺庆〈比较文学变异学〉英文版序言》，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比较文学与德语“艾德温·尔勒·斯巴克斯”教授（Edwin Erle Sparks Professor）、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日耳曼斯拉夫语言文学系主任、比较文学部门与项目协会会长托马斯·奥·毕比（Thomas O. Beebee）教授撰写的“The Ethics of World Literature”的汉译文章《世界文学的伦理观》，第8辑所收录的文章有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作家协会主席黄维樑教授的《春的悦豫和秋的阴沉——试用佛莱“基型论”观点析杜甫〈客至〉与〈登高〉》；丹麦欧登塞大学（Odense University）博士，奥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比较文学系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斯文德·埃里克·拉森（Svend Erik Larsen）的汉译文章《世界文学中的移民与翻译》，美国文学刊物《弗洛伊德县月光》（Floyd County Moonshine）的编辑亚伦·李·摩尔（Aaron Lee Moore）的“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re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Liu Xie’s *Wenxin Diaolong: Dragon-Carving and the Literary Mind*, *The Book of Literary Design*, and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其用稿范围进一步扩大。这些情况说明，论丛的办刊视野已经大大拓宽了。一个学术刊物要办好，主编的眼光是至关重要的，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而论丛

的用稿范围能够进一步扩大，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我之所以乐意为张叉教授主编的这辑《外国语文论丛》写序，是因为他主编的论丛学术性强。我看过已经出版的第1至7辑论丛，每一辑所收录的文章，虽然质量水平不完全相等，但是总的来说，都给人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学术性强。比如，论丛第1辑收录的张顺赴副教授的《论爱伦·坡小说的死亡主题的内涵》，第2辑收录的胡志红教授、陈婷波同学、赵金兰同学的《西方生态批评与佛教之间的跨文明生态对话》，第3辑收录的彼得·格兰特·贝德勒博士的“Teaching Backward”，第4辑收录的辜正坤教授的《对索绪尔若干观点的批评》，第5辑收录的桑宜川教授的《加拿大小学英语教学法理念对中国同行的启示》，第6辑收录的朱鹏飞老师的“Strategies for Helping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o Be Efficient English Learners”，第7辑收录的托马斯·奥·毕比教授的《世界文学的伦理观》，第8辑收录的斯文德·埃里克·拉森教授的《世界文学中的移民与翻译》等，都是质量高、学术性强的文章。

最近，张叉教授给我送来了《外国语文论丛》第8辑书稿，告诉我这辑论丛马上就要出版了，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要向他表示祝贺。我在动手撰写这篇序之前，通读了书稿。说句实话，看了书稿后，我是很高兴的。

这是因为这一辑在“外国语言学研究”的栏目里组织了三篇文章，它们是北京大学辜正坤教授写的《语文的必然性综论》、四川大学周光亚教授写的《索绪尔与普通语言学》和赵洪定教授写的《也谈语言学问题——兼与〈索绪尔与普通语言学〉作者商榷》。在这三位教授中，前一位是国内外语界大名鼎鼎的学者，是莎士比亚研究的专家，多才多艺，学贯中西。后两位是我在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工作时的师长、同事，我多年的朋友，也是国内外语界著名的专家，学养非常深厚。他们三位专家的共同之处是他们的文章都写得很棒，而这一辑论丛中收录的他们的这三篇文章就很能够说明问题。这三篇文章围绕的是同样一个主题，那就是，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的科学性的问题。看得出来，这样的主题，是他们长期独立的思考，深思熟虑的结果，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解。这三篇文章是典型的学术争鸣之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之间的争鸣是有理有节、温文尔雅的，完全没有学术界不时所见的相互谩骂、相互指责的不良倾向。争鸣文章是很有看头的，而这种争鸣对于活跃学术气氛、促进学术繁荣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们应该给予大力的倡导，多欢呼，多鼓掌。

我看了这一辑论丛后之所以很高兴，是因为这一辑还专门开设了一个栏目，叫“英、汉、藏三语教学研究”。我们国家民族众多，所以各个民族地区的英语教学所面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至少少数民族地区的英语教学和汉族地区的英语教学所面对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由于所面对的情况有所不同，所以英语教学的有效策略也就不一样。该栏目里收录了两篇文章，一是云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原一川教授领衔撰写的《云南迪庆藏区三语教育语言态度实证研究与启示》，二是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刘承宇教授领衔撰写的《三语教育背景下藏族学生英语语用迁移实证研究》，都是专门研究中国西部地区三语教育的论文，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有的放矢之作，是我国三语教育研究的最新成果。

我看了这一辑论丛后之所以很高兴，是因为这一辑论丛在选稿上更进了一步，所收录的文章中，出现了一些我们借以窥探海外学者在外国语文领域研究动态的文章。其中，斯文德·埃里克·拉森写的“Migration and Translation in a World Literature Perspective”的汉译文章《世界文学中的移民与翻译》与亚伦·李·摩尔写的英文文章“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re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Liu Xie’s *Wenxin Diaolong: Dragon-Carving and the Literary Mind*, *The Book of Literary Design*, and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格外引人注目。拉森的文章向我们展示了西欧学者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领域的新思考和新发现，而摩尔的文章则展现了北美学者在翻译学领域的理论探讨和案例研究，这些都有助于我们从侧面来了解海外学者在外国语文领域研究的动态。

据我所知，张叉教授办论丛的积极性是很高的，他希望把论丛办好的愿望是很强的。他希望我就如何提高办刊质量给他提提意见，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就说两句吧。我认为，这本论丛是研究外国语文的学术集刊，既然有“外国”二字，那就可以考虑进一步加强对外国学术界相关研究的关注，换一句话来说，就是更多地把眼光放到国际上去，更多地具有国界视野，更多地采用海外学者的文章，以此进一步扩大国内外学术交流，以此形成国内外遥相呼应、优势互补的局面。

据我所知，张叉教授这本论丛创办于2008年，到现在已经十年时间了。十年来，论丛出版了8辑，收录文章448篇，实属不易。这本论丛于2017年3月通过专业评审，正式收入中国知网，目前出版了的第1~7辑已经可以在中国知网全球检索、阅读、下载了。即将出版的第8辑及以后出版的其

他辑，也将在完成刊印后随即上传到中国知网，供国内外学术界的同仁交流，这是一件好事情。我们希望他以此为契机，不断提高论丛的办刊质量。实际上，他在十年的主编论丛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办刊经验，同时，他还同海内外的一些学者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他们都乐意为论丛撰稿，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本论丛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应该继续办下去，而且办刊水平一定能够不断提高，产生更大的学术影响。

对于张叉教授主编的这本论丛，我将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同时，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同志能够同我一道支持他。

在响亮的鞭炮声中，猴年的冬天过去了，鸡年的春天来到了。启窗而望，春风徐徐，“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祝张叉教授主编的《外国语文论丛》越办越好，为外国语文学术园地增添一枝更加夺目的花朵。

好了，就让这些文字作为本辑论丛的序吧。

石 坚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六日

于四川大学

序二

文果载心，余心有寄

《诗经·小雅·无羊》：

谁谓尔无羊，
三百维群。
谁谓尔无牛，
九十其犝。
尔羊来思，
其角濈濈。
尔牛来思，
其耳湿湿。^①

古者，风调雨顺，水草丰沛，谁谓无羊，谁谓无牛。今者，国泰民安，英俊云涌，谁谓无诗，谁谓无文。《外国语文论丛》第7辑付梓才半载，第8辑又要面世了。主编之视论丛，若牧人之睹羊牛。载笑载言，其欣喜之情，非言辞所能达焉。

—

本辑论丛设置了“外国语言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化研究”“翻译理论研究”“翻译实践研究”“英、汉、藏三语教学研究”“小学英语教学研究”“中学英语教学研究”“大学英语教学研究

^①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438页。

究”10个栏目,收入49名作者、译者的论文35篇。这35篇论文中,外国语言学研究3篇,在论文总篇数中占8.5%;比较文学研究4篇,在论文总篇数中占11.5%;外国文学研究6篇,在论文总篇数中占17.1%;外国文化研究4篇,在论文总篇数中占11.5%;翻译理论研究2篇,在论文总篇数中占17.1%;翻译实践研究4篇,在论文总篇数中占11.5%;英、汉、藏三语教学研究2篇,在论文总篇数中占5.7%;小学英语教学研究2篇,在论文总篇数中占5.7%;中学英语教学研究6篇,在论文总篇数中占17.1%;大学英语教学研究2篇,在论文总篇数中占5.7%。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水仙》(“The Daffodils”):

蓦然举目,我望见一丛
金黄的水仙,缤纷茂密;
在湖水之滨,树荫之下,
正随风摇曳,舞姿潇洒。①

When all at once I saw a crowd,
A host, of golden daffodils;
Beside the lake, beneath the trees,
Fluttering and dancing in the breeze. ②



四川大学的知名专家同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就专门的话题进行学术对话,这是本辑论丛最大的一个看点。

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有“现代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的鼻祖”之誉。他的代表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 英译 *A Course of General Linguistics*)集中体现了其基本语言学思想,对20世纪的现代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

① 华兹华斯,《华兹华斯诗歌精选》,杨德豫译,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第94页。

② *The Collected Poetry of William Wordsworth*, Ware: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1994, p. 187.

此同时，这部著作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具有一般性和深刻性，著作中的思想也成为 20 世纪重要哲学流派结构主义重要的思想来源。可以说，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高度关注。1990 年，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辜正坤教授在中国全国第四届国外语言学研讨会上宣讲了《互构语言学与人类文化发展方向》一文，提出语言文字是具有必然性的，批判了西方一些语言学家的观点，其中包括索绪尔的“语言的任意性”和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等经典性观点。论文后来在 1992、1993、1995、1996、2004、2005、2006 年陆续发表，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编辑、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言学研究》一连三期都刊发了讨论他上述观点的论战性论文。《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 年第 4 期刊发了他的论文《对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的批判与语言学新定律》，由我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语文论丛》第 4 辑刊发了他的论文《对索绪尔若干观点的批评》^①。这些年，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讨论的热情并没有消减，时有研究成果刊发。应我之邀，辜正坤教授撰写了专题论文《语文的必然性综论》，正是：

凡答应要做的事情
他们都付诸实现；
一切就像露珠晶莹，
悬挂在草叶尖端。^②

《语文的必然性综论》是辜正坤教授撰的一篇综述性大作。首先，大作讨论了语文必然性的哲学基础，认为“语言文字的产生与发展既具任意性，也具必然性”“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大体看来，前期语言文字的生发演变以必然性为主，后期语言文字的生发演变以任意性为主”^③。接着，大作从语音、语形、语义和语法四个层面探讨了语文必然性的语言学根据，着重阐述了音义同构理论，并对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关系理论、身体姿势无内在价值理论及一般学者普遍认同的语言约定俗成论进行了批判。最后，大作对索绪

① 详见：辜正坤，《对索绪尔若干观点的批评》，张叉主编，《外国语文论丛》第 4 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第 3-15 页。

② 威廉·巴特勒·叶芝，《对不相识的导师们的谢忱》，《叶芝诗集》（下），傅浩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第 618 页。

③ 辜正坤，《语文的必然性综论》，见本书第 3-25 页。

尔现象在当代学术界的学术意义进行了重新评估,认为“整个人类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符号化,符号学的研究因此变得愈益重要。而索绪尔最重要的贡献正是他关于现代符号学基本原则的探讨。索绪尔的许多观点更适合现代符号学,而不完全适合奠基于传统语言与传统语言研究的语言学,尤其不大适合汉语言文字学”^①。辜正坤教授的这篇大作既在批评索绪尔语言学观点的基础上全面阐述了语文的必然性观点,又间接对周光亚教授的论文《索绪尔与普通语言学》与赵洪定教授的论文《也谈语言学问题——兼与〈索绪尔与普通语言学〉作者商榷》作了回应。《续景德传灯录·慧海仪禅师》:“万人胆破沙场上,一箭双雕落碧空。”^②

辜正坤教授的另一力作《对索绪尔若干观点的批评》在拙编《外国语文论丛》第4辑发表后,很快在学术界引起了积极的反响。周光亚教授早年远赴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主攻语言学,获硕士学位。学成归来后,他进入四川大学外语系工作,在学术研究领域鱼跃阔海,鹰击长空。他不仅是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而且是四川师范大学外事学院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生导师,在普通语言学、语用学及社会语言学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在外语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虽然退休十多年,已过“从心所欲,不逾矩”^③的年纪了,但是仍笔耕不辍,时有佳作。2012年12月26日,我出席四川外语界部分老专家的聚会,会上见到了他。他一见到我,便高兴地告诉我说,他长期以来对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观点兴趣不减,辜正坤教授的《对索绪尔若干观点的批评》是一篇非常好的论文,这篇论文进一步引起了他对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观点的兴趣,他深入研究后撰写了一篇论文,希望能够以此同辜正坤教授进行一些学术探讨。10天后,我收到他来函:“附件是我上次提到的文章。很抱歉因为多次修改,拖至今日才发给您。无论此文今后能不能收入文集,我都希望对语言学感兴趣的老师能一阅。目的无非是展开学术讨论,别无其他。”他在这里提到的文章,就是《索绪尔与普通语言学》,是回应辜正坤教授论文《对索绪尔若干观点的批

① 辜正坤,《语文的必然性综论》,见本书第3-25页。

② 转引自:刘叶秋、苑育新、许振生,《成语熟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第10页。

③ 《论语·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2461页。

评》的论文。我很兴奋，马上给他复函：“大作已拜阅。得佳作而读之，不亦乐乎？《外国语文论丛》的编辑、出版，拟暂停一段时间，待将来继续这项工作的時候，一定将大作收入。叩谢了。”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 1874—1963）《牧场》（“The Pasture”）：

我要出去牵回那头小牛，
它站在母牛身边，那么幼小，
母亲舔它时它也偏偏倒倒。
我不会去太久——你也来吧。^①

I'm going out to fetch the little calf
That's standing by the mother. It's so young
It totters when she licks it with her tongue.
I shan't be gone long. — You come too. ^②

2017年4月15日，我出席四川外语界部分老专家的聚会，会上又见到了他。他告诉我说，《索绪尔与普通语言学》是其封笔之作。他把封笔之作都送给我，我非常感激。只是这篇大作在我这里珍藏，一藏就是四年，直到现在才得以收入论丛，与诸公同享，我十分抱歉。

周光亚教授的《索绪尔与普通语言学》表现出其敏锐的思维与深刻的见解。自索绪尔的立论之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于1916年问世以来，世界语言学界对其提出的理论一直是毁誉参半，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主要是批评，而其后经过所谓“重读”，又重新发现索绪尔理论的价值，但是批评之声仍不绝于耳，其中有许多批评意见来自辜正坤教授等中国学者。周光亚教授的《索绪尔与普通语言学》针对辜正坤教授的《对索绪尔若干观点的批评》中对索绪尔的批评，提出了自己的讨论意见。论文对语言符号的性质、语言和言语、历时与共时等索绪尔的基本观点进行了研究，以此明确索绪尔的学说是否称得上现代语言学指导思想的问题，同辜正坤教授进行了有理、有节的商榷，值得我们关注。在论文末尾，就认识普通语言学的问题作

① 弗罗斯特，《牧场》，理查德·普瓦里耶、马克·查理森编，《弗罗斯特集》（上），曹明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第17页。

② Robert Frost, “The Pasture”, *The Poetry of Robert Frost*, edited by Edward Connery Lathem,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79, p. 1.

者提出了三点主张，那就是，“语言学是现代科学，主要沿共时方向对近现代语言进行研究，兼顾语言的历史状况和发展过程，两者不容混淆，更不应从历史上找例证来‘借古非今’”，“世界语言和文化都是多元性的。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既有各自的特点，又有彼此的共性。在研究语言文化时，简单地划分为东方（或中国）和西方（或欧美）是不足以体现世界语言文化的多样性的”，“汉民族作为中国的主要民族和世界民族的重要一员，其语言文化不可能完全独树一帜”^①。

周光亚教授的大作《索绪尔与普通语言学》同样在学术界引起了积极的反响。赵洪定教授是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四川省翻译文学学会原秘书长，出版学术著作若干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万余字，在学术研究领域造诣很高。他虽然今年81岁了，但是宝刀未老，自叙《索绪尔与普通语言学》“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和该文作者周教授是多年的同事和朋友，退休后居住在不同的城市，无法直接交流读后的一些不同的意见，特撰此文”^②。赵洪定教授在这里说到的“特撰此文”之此文，就是《也谈语言学问题——兼与〈索绪尔与普通语言学〉作者商榷》。论文还提出，“索绪尔对现代语言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确立了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所必须的特点”，“他对共时语言学的发展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成就，对后世的各种学说和流派都直接或间接地产生过影响”^③。论文提出，索绪尔的语言学存在两大局限，一是他的语言理论在方法上采取了语言整体第一的原则，强调系统的共质性，视角单一；二是他的局限性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主要是理论目标的局限。论文重点就语言的本质问题、语言音义任意性和必然性问题、索绪尔理论的漏洞和缺陷问题、语言学和语文学概念厘定等四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对辜正坤教授的语言学基本观点进行了阐述，同时与周光亚教授在文中提出的质疑性问题进行了切磋。赵洪定教授的论文重在同周光亚教授进行学术讨论，态度严谨，予人很大的启迪，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关注。

周光亚教授在大作中写道：“牛顿的力学三大定律、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都受到过挑战，通过实验最后证明他们的理论虽有缺陷，但基本是正确

① 周光亚，《索绪尔与普通语言学》，见本书第26-35页。

② 赵洪定，《也谈语言学问题——兼与〈索绪尔与普通语言学〉作者商榷》，见本书第36-43页。

③ 赵洪定，《也谈语言学问题——兼与〈索绪尔与普通语言学〉作者商榷》，见本书第36-43页。

的。他们作为伟大科学家的地位丝毫没有动摇。”^①我完全赞同他的这一见解。同样的道理，辜正坤教授、周光亚教授与赵洪定教授的论文对索绪尔普通语言学观点进行批驳，周光亚教授的论文对辜正坤教授的语言学观点提出商榷意见，赵洪定教授的论文对周光亚教授的语言学观点提出讨论意见，辜正坤教授的论文对索绪尔普通语言学观点作全面研判，同时回应周光亚教授与赵洪定教授，所有这些对话均无损索绪尔的历史价值，无损辜正坤教授、周光亚教授与赵洪定教授三位专家的学术地位。这些对话也是学术争鸣，学术争鸣是好事。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思想、文化、学术繁荣出现于轴心时代，这不仅对帮助学界进一步认识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的观点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为学界分享辜正坤教授、周光亚教授与赵洪定教授的学术研究成果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德国思想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一书中提到的轴心时代（Axial Age）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其实，轴心时代人类文化巨大突破的现象往往是伴随着不同文化思想之间的争鸣而出现的。没有邹衍（约前 250—约前 324）、孔丘（前 551—前 479）、李耳（约前 571—前 471）、韩非（约前 280—前 233）、墨翟（约前 480—前 420）、惠施（前 390—前 317）、王诤（生卒年不详）、吕不韦（前 292—前 235）与许行（约前 372—289）等人之著书立说，各抒己见，哪能出现阴阳家、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等中国春秋战国诸子并立、百花齐放的局面？没有苏格拉底（Socrates，前 469—前 399）、柏拉图（Plato，前 427—前 347）、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 384—前 322）、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前 445—前 365）、芝诺（Zeno，约前 336—约前 264）和伊比鸠鲁（Epicurean，前 341—前 270）等人之演讲、立说，哪能出现苏格拉底学派（Socratism）、柏拉图学派（Platonism）、亚里士多德学派（Aristotlism）、犬儒学派（Cynicism）、斯多葛学派（Stoicism）和伊比鸠鲁学派（Epicureanism）等西方古代学派纷呈、千枝争艳的局面？当今中国学术之一弊，即是守旧有余而争鸣不足。辜正坤教授、周光亚教授与赵洪定教授在本辑《外国语文论丛》之撰文争鸣给当今沉闷的学界带来一阵清风。

^① 周光亚，《索绪尔与普通语言学》，见本书第 26—35 页。

三

本辑论丛中，除了辜正坤教授、周光亚教授与赵洪定教授的争鸣之作外，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亦需在此加以推介。

斯文德·埃里克·拉森（Svend Erik Larsen）先生是丹麦欧登塞大学（Odense University）博士，奥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比较文学系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世界文学》（*Orbis Litterarum*）主编，出版专著10部、编著10余卷，发表文章、评论300多篇，著述十分丰富。2015年7月，他来四川大学讲学，我参与接待工作，因此结识了他。其间，我陪同他攀登过望江楼、拜谒过薛涛墓，邀请他来狮子山吃过四川菜、喝过五粮液，就比较文学的话题向他作过一次专题访谈^①。他告诉我说，他喜欢李白，我告诉他说，我也喜欢李白。于是，我们乘着酒兴，一起把李白天南海北地讨论了一番。他告诉我说，在欧洲，已经把李白的诗歌改编成了歌剧，他要送我一盘这个歌剧的光盘，我对他说，那就谢谢啦。他回丹麦后不久，我就收到了他邮来的光盘。可以说，我虽然跟他结识的时间不长，但是相互之间已经结下深厚的友谊。2017年10月3日12点4分，我给他去信，希望他授权我们将其发表在国际英文学术期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2016年第2期上的论文《世界文学中的移民与翻译》（“Migration and Translation in a World Literature Perspective”）^②译作中文收入本辑《外国语文论丛》。当天13点37分，他给我回信，表示乐于授权。

应我之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6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比较文学方向博士研究生，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外语系讲师雷昌秀完成了斯文德·埃里克·拉森撰写的论文《世界视野下的移民与翻译》的翻译工作。论文认为，虽然移民研究和翻译研究本身都不属于文学研究领域，但是近些年以来，它们已经成为对世界文学研究起着重大推动作用的两大主

① 关于这次访谈的内容，详见：Cha Zhang, Svend Erik Larse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ssues and Prospect—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Svend Erik Larse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Spring / Summer 2016, Number 1, Volume 24, pp. 141–147.

② Svend Erik Larsen, “Migration and Translation in a World Literatur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Volume 1, Number 2, 2016, pp. 1–13.